

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

作者：梁作祿

譯者：李韋華玲

「如果所有曾經來華的傳教士都像利瑪竇的話，那麼基督信仰在近代史中就不會遇上這許多的困難和考驗了。」這是我最近旅行中國大陸時，從一位國籍神父那裏所聽到的評論。假如利瑪竇的路綫是一貫地給沿用的話，那就真難想像過去四百年來，基督教會的發展會是怎樣的。關於那兩個使後來教會自己內部並與中國之間產生重重誤解的問題：即(1)關及古代中國文化與宗教的爭論，及(2)十九世紀外來勢力「利用」傳教活動來擴充「保護權」，以迫使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利瑪竇都有獨特而清晰的見解。

即使經歷重大危機，利瑪竇建立的教會依然屹立不移，而且經過四百年後，仍舊朝氣蓬勃。法國馬賽的Roger Etchegaray樞機，於一九八〇年三月訪問北京時，曾到利瑪竇墓前致意。「這墳墓」，他評述謂，「是天主教會在中國長存及可佔一席位的明證。」

利瑪竇堪稱為近代中國基督教會的創始人，同時，紀念這位偉大的傳教士和中國的摯友良朋，能鼓勵我們以希望，以信心來面對將來。

不容置疑的是，早在利瑪竇之前，基督教已經傳入中國至少有一千年，但沒有一個基督教團體能夠自始至終屹立不倒，遺下來的就只有一塊留在西安城的石刻碑銘，記載了六三五年至七八一年間，基督教會（當時稱為景教）的傳播情形。有關這塊重要石碑的消息，其實是來自利瑪竇一個任職教師名叫瑪竇·Ciam-chen的門生，是他在一六二五年發現了這塊石碑。

在十三及十四世紀，方濟各會也曾作過一番努力，可惜就沒有辦法使基督信仰植根在中國的泥土裏。然而從歷史研究中，我們發現了其中一個主要因由就是，早期大部份的皈依者都並非中國人，而是外國人（蒙古人）；當然，這跟當時的統治者是很有關連的。

四百年前，基督教的種籽再度給散播於中國的土地上，而這位播種者就是稟賦極高、學問淵博的傳教士Matteo Ricci，中國姓名為利瑪竇。這一次，種籽深深地在中國人民中間埋藏着，而且還證實是充滿生命力的。

的確，即使近代說來，他亦並非是第一個進入「中國」及為一些明朝百姓付洗的人。他的一些同會兄弟如米高·羅芝艾利神父（Fr. Michael Ruggieri）就先他幾年抵達澳門貿易港，然後到廣州及廣東各地遊歷。利瑪竇一方面很高興地表示，由於他的長上亞歷山大·華利安奴神父（Fr. Alessandro Valignano）對中國人及其文化所持的遠見和尊崇，致使給利瑪竇委任了這個使命，同時着他盡己所能地研究中國語言及文學。

但也由於利瑪竇在執行這項使命時表現出色，能和中國學者在一起，把西方的科技與中國古老的哲學和文學，互相交流。於是，不出幾年間，他贏得了極高的敬重和稱譽。因此，他獲得了在中國的居留權，他先後到過肇慶（一五八三年）、韶州（一五八九年）、南昌（一五九五年）、南京（一五九八年）、最後是北京（一六〇一年）。他在五十八歲（一六一〇年五月十一日）那年逝世，得皇帝格外恩澤，賜予墓地一幅。

當時朝廷有人抱怨說，這種特許在中國歷史上是從未聽過的。相國葉向高回答說：「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論其他事，即譯《幾何原本》一書，便宜賜葬矣。」而禮部右侍郎吳道南亦支持央請賜墓這一要求，且對利瑪竇的友善態度推崇備至，因他「曾經遠道而來，也無非被我國的聲望所吸引」，同時他「也認為自己是個中國人。」他讚譽利瑪竇一直以來，「勤學明理，著述可稱。」由於利瑪竇的朋友及相國葉向高的請求，神宗皇帝於是在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即公元一六一〇年六月十四日）下諭賜葬。順天府尹黃吉士受委按皇上旨意辦理此事，並向與利瑪竇一同在京傳教的同會兄弟提供在城外的一幅地，而該地不久前才改為佛寺及判為公家產業。這偌大的一個莊子，是個共有房間三十八所的別墅，打算除了作為利瑪竇的墓地外，也闢作他的同會兄弟們的居屋。這事使他一名弟子感動地說道：「這彷彿是因為這位慈父（利瑪竇）曾作為耶穌會及帶福音進入中國的護翼，於是他的死一方面鞏固了耶穌會會士在這個國度的立足，而同時又批准在這裡宣講福音。」《天主教傳入中國史》是利瑪竇死前數星期脫稿的一部書，他的一位同道金尼閣神父在書後加上了利瑪竇逝世時的詳細情形，並結論道：「傳教的創始者利瑪竇神父，為賜葬中國和惠及朋儕的第一人，……如此，我們將要藉着奉獻我們的生命和軀體，以證明（我們的愛）。」此外，順天府尹更贈匾一方，上書「慕義立言」，以表示對這位西洋來客利瑪竇的仰念。這塊匾額就懸在那所捐贈的房子的正門上，恰以表彰利瑪竇的兩個主要生命目標：昭著的基督徒行止，以及淵博的學術卓見。

約在一六五〇年，在北京有另一位耶穌會會士，名叫湯若望（Adam Shall von Bell），亦以學問聞名，在利瑪竇墓前豎立一塊週圍彫刻華美的大石碑，中間以拉丁文及中文刻上碑記。直到今天，這塊石碑仍可見到。這墓地是皇帝欽賜的，位於阜城門外半里的二里溝。這地方其後被稱為「石園」，後又改為「柵欄」，至今仍沿用這個名稱。此地本由耶穌會監管，直到一七七三年該會被解散時為止；其間下葬於此地的傳教士甚多。一九〇〇年，遣使會神父入華，適值「義和拳」之亂，於是墳地被毀，墓碑等物給搗個翻天覆地。可幸的是，紀念利瑪竇的那塊方石碑並沒有給砸爛。幾年之後，即以較簡單的形式再給豎立起來，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間，它才再一次給激進的暴風巨浪吞毀。

一九七八年五月，一個由意大利高官維多尼路·哥倫布率領的意中經濟文化交流協會代表團，要求參觀這位意籍名學者兼傳教士的塋墓。中國對外友好協會主席王炳南答謂，這個給紅衛兵搗毀的地方，不久將會進行維修。目前，這塊古老的地方剩下的只是一小幅磚圍，除利瑪竇的墓外，其他兩位著名的西方學者兼傳教士（湯若望和南懷仁）的墳墓仍給保存；它是在北京市幹部學校的建築物範圍內，因此，必須獲得特別准許，方可參觀。幾個月前，我跟一群意大利朋友在北京的時候，很高興看見這一塊三百多年前豎立在利瑪竇墓前的石碑，如今經已恢復本來面目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華國鋒主席正訪問歐洲，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由呂同六執筆的長文，題目是「溝通中西文化的先驅者——利瑪竇」，文內對利瑪竇在科學上的貢獻及對中國人民並文化方面的熱愛，極備稱揚：「除了從事傳教活動外，他不遺餘力地把西方科學介紹到中國來，且努力研究中國的科學及技術。」這篇文章繼續寫道：「利瑪竇又是一位成績卓著的漢學家，他熱愛中國和中國文化。」呂同六對利瑪竇本人或利氏幾個著名的門生及朋友在學術工作上的引進和貢獻，作了詳細介紹。文內更提及到其中兩人，即「明朝著名的科學家和大臣」李之藻和徐光啓。但沒有說明二人後來都皈依成為基督徒。對於利瑪竇，這篇刊載在人民日報的文章，只提過一次有關他在「中國」的傳揚基督宗教事宜。

利瑪竇及其門生、朋友在科學上的貢獻，對於十七世紀的中國，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當全國正在全力推行「四個現代化」，同時又要對外重新開放門戶、設法與西方國家進行文化及科技上的交流的今天，利氏的成就更是自然而然地被突出宣揚了。然而，我們都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利氏人格方面的表現。事實上，他那遠在四百年前已成事實的「到中國去的使命」，乃決定於他對中國人民及對福音的愛。利氏於一五五二年，出生在意大利中部的契拉塔城，在十九歲那年，進入

耶穌會（那時該會剛成立了幾年），並率先把基督的訊息傳到遠東地區。他在羅馬住了七年，加深神修及學術方面的準備，並在（途經里斯本）前赴印度的哥亞之前，他研讀了三年神學並晉升鐸品。就在一五八一年中，利氏接獲遠東傳教部長上的新任命，準備起程前往中國傳教。

豎立在利氏墓前的石碑刻着：他在華二十八年重把「基督信仰」帶入中國，並在那裡為他的同會兄弟建立了永久居停，他的「出名乃因為他學問淵博，生活聖潔。」而石碑的中文還加上：利氏於「明萬曆壬午年（即公元一五八二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雖然他被朝廷譽為最偉大的學者之一，但他却從沒有隱藏他來華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跟所有人分享他心目中認為是生命裏最大的寶藏，這就是耶穌基督福音裏的「喜訊」。有許多人，不管是平民抑或顯貴，不管是學者抑或販夫走卒，都從他那裏接受了福音的訊息，並決定追隨他的生活方式。至一六一〇年，在中國領洗的基督徒已有二千五百人。

在快將來臨的利瑪竇來華百週年紀念日前，我們就他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以及就那使他成為中國天主教會創立人的傳教心火而稱揚他。顯而易見的，他的大部份有關科學及技術的書籍，無論是著述或是翻譯成中文的，到了今天，仍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其餘他用中文書寫的倫理及宗教書籍，也一樣重要；原因是他透過對中國文化及思想所表現的誠意，設法傳遞基督的訊息。

幾年前，由意大利國家文化部贊助，出版了一套具批判性的有關研究利瑪竇著作的書籍。雖如是，但要走的路仍然很長；而且，肯定地說，假如要有一套完整的研究，有關利氏用中文在介紹科學的貢獻的話，就必須有中國學者們的合作才可。起碼利氏用中文寫的倫理及宗教著作就應列入這套意國官方的書籍中。

從另一角度來說，中國學者目前仍未能讀到那許多利瑪竇以外文書寫的重要著述。因為這些著作至今仍未給翻成中文出版。事實上，他那部有名的作品：「天主教傳入中國史」就是用意大利文寫成的，同時在他那一大堆書信中，原稿都是用不同的文字書寫的。最近參觀了那座位於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彼此友好的交談中，該學院外事局負責人趙復三教授和該研究所的基督教研究室負責人高望之教授所表現的關注，使我十分感動。他們都盼望，那些利瑪竇運用友善及正確的描述而使西方世界首次認識中國的著述，終能譯成中文，好作為加深東西方彼此了解的寶貴工具；同時亦作為基督教在中國奠基的歷史文獻。這次百週年紀念，正該為中國及外國學者提供一個團結合作的機會。

（有關本文附註，請參閱本刊頁五七。）

耶穌會士利公之墓

D. O. M.

P. MATTHÆUS
RICCI, ITALUS
MACERATENSIS,
SOC. IESU PROFESS.
IN QUA VIXIT AN-
NOS XLII, EXPENSIS
XXVIII IN SACRA A-
PUD SINAS EXPEDI-
TIONE; UBI PRIM.
CUM CHR̄I FIDES
ERTIO IAM INVE-
HERETUR, SOCIO-
RUM DOMICILIA
EREXIT: TANDEM
DOCTRINÆ ET VIR-
TUTIS IAMA CELE-
BER OBIT PEKINI
A. C. MDCX. DIE XI.
MAII, ÆT. SUÆ LIX.

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
洋意大里亞國人自幼入
會真修明萬曆壬午年航海
首入中華衍教萬曆庚子
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
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